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

宋高宗十

丙辰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

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艱之際兩宫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繫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茍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在而不濟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静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　甲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

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陜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陛擢差遣一有過案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為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

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己卯詔朕以菲德致兹旱灾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令仰三省檢會累降寬恤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午宗室伯

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録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荊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拒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即張膀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江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參管機宜文字郗漸對于内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専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

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

置米斛遂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别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兵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任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祗侯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閤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

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户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

拘籍仍民間例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

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逬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霈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户賑糴以給之然豪右閉糴葢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户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糴總計城郭鄉村之户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

諭人户依限投買鄉村户絶并没官及賊徒田舎與江漲沙田海浪泥田永為己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彦質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貝勒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趍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坵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金將貝勒牙合大呼曰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女真小國侵犯王畧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逄坎而墜牙合及通之腋通扼其

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賊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鋭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澗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俔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

從世忠乃還道遇敵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析彦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内殿前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宫中每日食後畧治家

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
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
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自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
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
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須刻藝千百家右
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
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
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

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　己巳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鋭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

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五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

求以制之者三也今金人失信襄陽形勢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畧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約

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敵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尼雅滿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顧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北邊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欵勤王之師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盜賊刼畧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之曲也願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三月戊辰朔初收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

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

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劒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癸酉詔川陜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

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顧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

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即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己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刼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刼持懷奸誠如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

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吕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畧曰共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吕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

刼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曽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刼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曽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

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

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
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
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
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
除通判差遣　癸未閤旦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
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以旋風棒擊之至死上曰若以
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
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

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録已前在獄身死吏不理為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鍜鍊致脇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乙未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

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續十卷　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披問之法及曾布增强盜贓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過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興化軍免觧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特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

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壬子時正陰雨上數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諫上取青碌瑇瑁上諭趙鼎

曰中間嘗取璹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鞓襯餘令入樂燕
朕雅不愛此物又顧鼎問朝廷曽令取青碌否朕宮中
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繒諫疏鼎因
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
所得價錢以充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
所議也鼎曰繒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上曰
前日已嘗再三嘉奬　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賜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冲再辭新命上乃令改命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事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使能決斷天下事耶　辛未祕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

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罷褒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庶恥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為

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内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宫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佚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美觀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黄紬衾兩府入對内殿宫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黄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黄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彦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度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恵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温州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奸宄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

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甞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葺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辛酉軍器監丞黄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

擢之　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癸酉先是令僧道輸錢抵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换但令輸錢

批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足以勸有功凡勘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戢乃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寖不可長宜亟出之

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案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

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為已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為要道使當時為相者如姚崇得奉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

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華夏蠻貊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為

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禛為嗣而禛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沖令編類進入沖言光平生記録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録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

奉詔即欲畧加删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删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删之為愈也輙據所録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沖裒為十冊上之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

於此疏奏上大感動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札六發四中　癸卯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曰廼者强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廵霜雪十年闕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為

人之弟而鴒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致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匕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

命統制官牛皐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

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共議于朝浚以為可用會

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

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宫留守提舉臨

安府洞霄宫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宫同留守權

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

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崇寜初以上書

邪等禁錮二十年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彦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説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内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

末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玄齡為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茍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

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原之良佐況不為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荀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

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
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馬庚申趙鼎進呈劉
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
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
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
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
用而不用者折彦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
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

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

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摧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遂寧府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黄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晸董先引兵攻

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壬申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節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

癸酉上次平江府　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

對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纖虧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沖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録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别為攷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録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

據甚明亦乞别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辯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沖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説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縉入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

三言之　己丑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酋至是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

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叅行臺謀議李成孔彦舟闗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淝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彦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虜兵來寇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

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楊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途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櫜鞬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

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敵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世奏禦敵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决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

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額哩頁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

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冦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陽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手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吕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楊沂中為俊統領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王師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厉其

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皐于霍丘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刼其寨又退之 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霖爲之最後皆知名 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趍宣化以犯建康楊沂中與其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

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吴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鋭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

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遁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苹拒之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丁未先是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間探所

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叅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叅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欵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奬諭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

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
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楊沂
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憮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
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上嘉張
浚之功賜詔畧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卿帥師徒臨敵
益壯遂使兇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
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

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奈朝廷紀綱上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諭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摧鋒軍効用易青爲廣東賊曾衮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楊

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鼎曰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

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

史臣記曰建炎元年如揚州二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然未幾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又自紹興八年定都（闕）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後獨相乃有建康之幸四年鼎獨相早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北方朝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艱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欲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立心於一隅何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

叔霆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録焉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禄大夫以禄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諸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北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删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六年寬刑罰省科

保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獘臣願為士大夫下厉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恵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與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左

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爲吏廉湖北諸司
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辰上諭
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彷
彿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
乃中庸與家人卦皆脩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

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當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沒　己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所賜

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内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猊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甲午朔詔行宫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

之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光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上憮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之者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畧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放絀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

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鋭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大衆解體内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

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
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其
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
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
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
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敵不
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
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

可以進𪧐鼎與彦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䕫符兼資善堂賛讀赴行在代范沖也　乙巳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

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簽書樞密院事無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之其即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

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效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綱首蔡景芳招誘船貨自建炎初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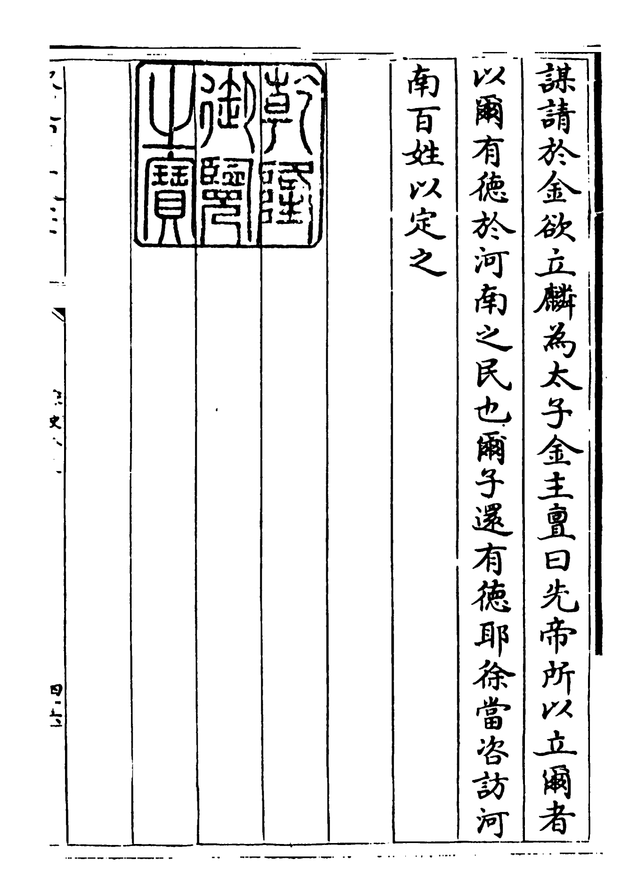
守孟庾充行宫留守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盖爲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叅攷治狀善否取㫖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叅知政事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徳安令黄觀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

如體究所訴不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冐無恥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旨具往擬人脚

色關御史住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
行宫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自祖宗以
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自熙豐以來王安石之學著為
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髙
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
上體聖明又復輙以私意取程頥之説謂之伊川學相
率而從之是以趍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

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程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

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㫖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



謀請於金欲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

格法是非供報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為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寖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狥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狥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詔敕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

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無領也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彦詩並往川陜撫諭　戊辰夜雨雹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

宋高宗十

丙辰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

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艱之際兩宫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繫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茍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在而不濟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　甲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

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陜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案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為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

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已卯詔朕以菲德致兹旱灾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寛恤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午宗室伯

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
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録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書
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
拒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
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淮東宣撫司
參謀官陳桷江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參
管機宜文字郗漸對于内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
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

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

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别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吕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兵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曽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廸功郎陞任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閤門祗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閤門宣賛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

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敷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

拘籍仍民間例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羅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令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倣舊法先樁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

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趲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霈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户賑糴以給之然豪右閉糴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户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總計城郭鄉村之户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

諭人户依限投買鄉村户絶并没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浪泥田永為已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彦質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貝勒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趍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坵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金將貝勒牙合大呼曰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女真小國侵犯王畧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逄坎而墜牙合及通之腋通扼其

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賊所圍乃披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鋭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俔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

從世忠乃還道遇敵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析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畧治家

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别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自冨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灾或頃刻爇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灾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

疏爲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爲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爲舉職矣　己巳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鋭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

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冝預備者五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

求以制之者三也今金人失信襄陽形勢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畧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約

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敵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尼雅滿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顧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北邊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説以欵勤王之師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盜賊刼畧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之曲也願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三月戊辰朔初收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荊湖之

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

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户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癸酉詔川陜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

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禀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禀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

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已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諭事言皆劫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劫持懷奸誠如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

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畧曰共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

刼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曽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曽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刼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曽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

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

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
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
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説折彥質曰小人
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
除通判差遣　癸未閤旦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
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以旋風棒擊之至死上曰若以
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
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

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録已前在獄身死吏不理爲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爲吏受賕鍛錬致脇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爲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乙未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

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績十卷　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曽布增强盗臟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隂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彦質曰此非隂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興化軍免觧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特補右廸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

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壬子時正陰雨上數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諫上取青碌瑇瑁上諭趙鼎

曰中間嘗取瑇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鞓襯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朕宫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繒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充銅本上曰不若别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繒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　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沖改翰林侍讀學士沖再辭新命上乃令改命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事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使能決斷天下事耶　辛未祕書少監吴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

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罷褒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内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寖成内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為

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効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内外輕重之獘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宫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美觀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黄紬衾兩府入對内殿宫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黄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黄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此折彦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度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恵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温州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奸宄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

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葺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辛酉軍器監丞黄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

擢之　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輸錢抵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

批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奬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奬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足以勸有功凡勘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宫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鋩意其未戢乃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闗外事寖不可長宜亟出之

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侍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案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

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為已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為要道使當時為相者如姚崇得奉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獘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

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撣令　淮西安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華夏蠻貊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為

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禛為嗣而禛不肖其書籍生産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沖令編類進入沖言光平生記録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録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

奉詔即欲畧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輙據所録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沖裒為十冊上之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

於此疏奏上大感動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札六發四中　癸卯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裏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曰廼者强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宫北狩六馭南廵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爲

人之弟而鴿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埸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胄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致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匕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

命統制官牛皐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
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
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共議于朝浚以為可用會
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
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
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
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

邪等禁錮二十年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說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

末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玄齡為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茍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

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原之良佐況不為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茍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

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馬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

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

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推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

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遂寧

府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

恤民量敵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

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

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

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晸董先引兵攻

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户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滙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滙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壬申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節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癸酉上次平江府　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

對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輙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沖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録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刋定依奉聖旨别為攷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録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

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辯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沖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縉入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

三言之　己丑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酋至是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

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淝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諜報豫挾虜兵來寇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

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楊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途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櫜鞬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

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敵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世奏禦敵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

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俊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額哩頁貝勒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

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陽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手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猊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楊沂中為俊統領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戍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王師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

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皐于霍丘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劫其寨又退之　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霖為之最後皆知名　劉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趍宣化以犯建康楊沂中與其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

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猊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猊以首抵諜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

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猊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適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僞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彦舟圍光州守臣王莘拒之彦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丁未先是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間探所

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彦舟叛將叅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叅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奬諭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

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强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畧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鄉師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克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

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奏朝廷紀綱上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奬諭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沖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摧鋒軍効用易青爲廣東賊曽衮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楊

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暌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鋭當使展盡底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鼎曰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彦質

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

史臣記曰建炎元年如揚州二年幸杭州此汪黄為之也然未幾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黄為之乎又自紹興八年定都闕年後獨相乃有建康之幸四年鼎獨相早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北方朝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艱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猷謀奉慮之人方欲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立心於一隅何義乎

都此秦檜為之也六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

叔霆嘗投闕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録焉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禄大夫以禄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諸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北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删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六年寛刑罰省科

倸戒貪贓恤饑窮嚴警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厉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恚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與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左

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為吏廉湖北諸司

請官其曽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辰上諭

大臣曰司馬光隷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彷

彿朕有光隷字五卷日夕寘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

乃中庸與家人卦皆脩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纎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

詔奬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

監階州倉草場茁亘者以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絶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當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沒　己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所賜

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内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狠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甲午朔詔行宫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

之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光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火所爇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之者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畧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放絀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

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鋭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大衆解體内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

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

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其

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

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

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

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敵不

内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

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

可以進黜鼎與彥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沖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藴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沖也　乙巳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

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専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簽書樞密院事無權參知政事折彦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内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之其即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

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比年以來内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綱首蔡景芳招誘船貨自建炎初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留

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閤門引見上殿與參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覿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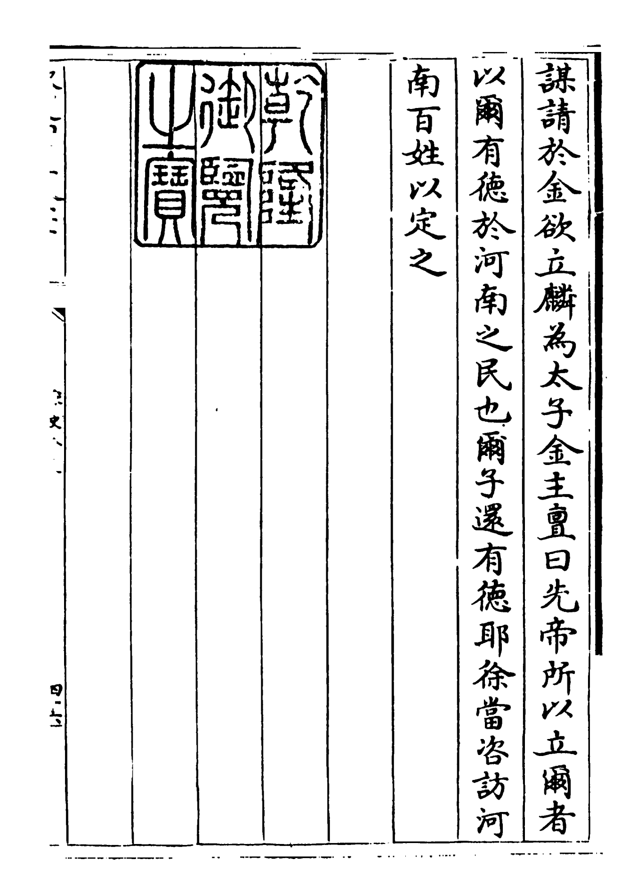
如體究所訴不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旨具往擬人脚

色爲御史往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旣而行宫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已未左司諫陳公輔言自熈豐以來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仰惟陛下天資聦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獘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頥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趍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

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顥顥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諭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程顥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

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



謀請於金欲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